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本刊已呈請登記中



編輯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發行所：成都分會  
 印刷者：成都環球印刷廠  
 總經售：成都新書局  
 代售：本埠各書店  
 通訊處：長順街半節巷寄處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 幾種有力的誤解

菲落

反對「朗誦詩」和「朗誦」的人，那理由是很充分的，他們不是說「朗誦詩」古已有之，便是說「朗誦詩」可溯及「再不然便是「朗誦詩」西洋早已有的，那是一點令人感或如「朗誦詩」的專業」，（梁宗岱先生如是說）這三種說法，前兩種是反對朗誦詩的，後一種是反對詩的朗誦的，殊途同歸，指歸也很委婉，真各執其理，我們如果不將它分層清楚，對於朗誦詩與朗誦的討論，均是非無謂的。

朗誦詩，古已有之，持此說的人大抵以為遠古的詩歌，皆由初民口頭歌詠而成，但是我提議他們，還古時期，初民尚沒有詩，他們對於宇宙，自然的認識，與神祕，只有結實的樂調的歌唱，後來稍覺進化，有了符號或簡單文字的幫助，乃始發展出單調的意義，比如說「唱呀，那便是「我的山呀我的山呀」，歌呀，河，那便是「我的河呀，我的河呀」，在南美的野蠻民族歌多著多（Dance）人，讚美他們的酋長的歌，只有一句：酋長是不曉得怕懼的呀，還有是幾乎是一個字的反覆，便是澳洲拿林奔人（Ningene）看見一隻旗幟的金鶴旗插在那裏，那反覆的歌只是：哦！格爾瓦的大鶴附！」（見郭沫若文藝的本書）但是歌呀，是簡單的歌，或簡單的文句的歌，是絕無音樂的，夾雜着原始的舞躍而來，這和鳥鳴動時，虎嘯猿啼差不多，決不是詩，也不是朗誦，更說不上朗誦詩，詩是文字發達以後的事，朗誦便是音樂發達以後的事，我們決不能以為初民沒有文字或有簡單文字時，用以表達意思的聲調口語是朗誦，更不能以那時簡單的歌唱為朗誦詩。

朗誦詩，在反對朗誦詩，以為凡詩皆可朗誦，那裏還有什麼朗誦詩？殊不知朗誦詩的存在根據，主要的是在於它的內容與境界，即內容的大衆化上，次要的及在於「朗誦」，決不因爲「凡詩皆可朗誦」，而在朗誦的基礎上發生動搖，而且即以「凡詩皆可朗誦」這句

話來說，也嫌太籠統太含混，我們知道中國的舊詩詞產品，在形式上過分定型化緣故，只適宜吟，詠，而不宜於朗誦。（近年來的新詩，雖然已脫離了古文字和詩體形式的束縛，但因內容遠離了大衆，遠離了實際生活，詩的語句又離了口語，而墮入新的文字遊戲的故，只餘開，讀，至多也只能在文人圈子裏，收到一點洋流行的朗誦的功効，而不是我們所聲稱以傳達給大衆的「朗誦」，更不是我們所聲稱的「朗誦詩」。

但有人說中國的舊詩，也有口語化，也有能朗誦的，並指出詩的聲韻，也非以爲例證，我們知道三百篇的，雖也採自民間，但那是經過採詩之官的整理和刪削的，聲韻的一部份，雖也保存有民間歌謠的成份，但那是經過加工的刪削的，那麼古奧的篇章詞句之若彼，有當時的口語保留在內，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如果還是當時的口語保留在內，則因時間際隔之故，我們便會不懂得，這我們可以從「越人歌」看出，我們原辭，便是越人流行的口語，我們看：（下開）

### 第五期目錄

- 論文：
  - 幾種有力的誤解.....菲落
  - 再談方言文學.....李軍
  - 以隸文學和奴才文學.....李軍
- 雜文：
  - 談枉直.....老蕭
  - 舊說新語.....蕭若波
  - 讀書風氣.....蕭若波
  - 詩：
    - 不朽者.....周煦良
    - 通訊：
      - 一個新環境的展望.....陳翔鶴

每份定價二分

（1）南京圖書館藏

# 談枉直

老李

「真修」在許多事，憑藉有常識的人看來，都認為應該辦，並且極應該早辦的，然而一遇到一般具有辦此一事之力量的人的手上，問題就來了。他們立刻就從種種困難中，舉出若干例證：「事情難辦是該辦的，然而這樣辦却不行（或不好）必須修正修正：」「談何容易，這樣就可把事辦成功嗎？」「如果這事該辦，那嗎，爲甚麼許多人都不出頭，偏你才見得到？」一句話說完，筆直走去，此路不通，只好避此一事，避去避去，話，也不必說，是爲上策。

可是，也有一些常識具備而經驗不足的人，仗着一己的勇氣，偏偏抗着未稍不換。於此，我可以肯定地說，此輩人的頭上，必然套滿了「諷刺」「冷淡」「譏笑」甚至「破壞」的種種福音的圈子，比金龜還利害。而且還有無數的房仲，一不高興，便要從旁念動咒語。稍可憐憫人自慰而能增加氣力的，僅僅一點微弱的公道人的同情，和一點不爲人所齒及的成事而已。

一般有力氣有經驗的人便笑了：「如何？理想終歸是理想！天地間那

# 再談方言文學

周文

「重陣」第一期我曾寫過一篇題爲「展開方言文學運動」的文章。這實在是一個大題目，然而我僅僅寫成五六百字的小文章，剛剛才開頭，却馬上就要收尾了。後來聽說有人對這問題表示反對的意見。那文章是在甚麼報上，哪一天發表的，我却不知道，所以也沒有看見。既然這問題有人表示反對了，我當然有出來把我所談的問題加以申說的必要。

關於方言文學的問題，其實也不是我今天才提出的，而是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被很多人討論過了，而討論得最熱烈最明確，而且得出了結論，是在一九三五年大衆語論戰的時候。這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成爲常識了。我在「重陣」第一期上談起，不過是覺得這問題雖然有結論，但實踐的人這麼不多，所以想提醒大家注意罷了。提起而不論，也是因爲它已經是常識了的緣故。

一說起方言文學，就常被別人這樣問——過去也會有許多同樣的疑問——就是，如果各地人都以各地的方言來寫文章，不於各地間會引起隔閡嗎？而已經有的普通話，在使

全國都了解看來，不是很好嗎？爲甚麼不用全國通行的普通話，而却要用方言？而且各地方言中有些多少沒有封建的毒素，有甚麼採用的價值？過去的疑問所提出的理由，總括起來就是上面這幾點，現在的問題所提出的，我想恐怕也逃不出這幾點。

要回答這幾點，也無須我怎樣特別絞腦汁，只消把人們已經說過的，重述一遍就夠了。我在「重陣」一期上的那篇文章裏會說過：「方言文學的提出，作爲提高大衆的學識，並將文藝交給大衆而來的。文藝大衆化就是它具體的口號」。這很明顯，所謂「大衆化」，就是要使大衆能懂。在今天的普通話——白話——固然在盡給它的歷史任務，也已經爲多數人所懂所用，但這個「多數」是和文言的比較，要是以全國人口範圍看來，這「多數」却是一少數。我們不是常常聽見說，我們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麼？他們根本就沒有享受過文這「福氣」的。在懂之外，雖也有許多略識些字的，但和白話文離得遠得很。各地間的大衆不是原來在文字上就隔閡着的麼？在抗戰中，要真

試問懂不懂得？但我們今日祇要討論文字和詩的人，一談詩經楚辭，也自然能聯想到中意識，儘管然是這詞調之後的詩歌變體，是文質既成的作品。這手由楚辭變體的越人歌，楚地文人撰的爲我們所知的，也是文字所寫成的作品，而不是口語文學的緣故，既不是口語文學，那麼我們又怎能談到詩呢？

我們又怎能談到詩呢？

「重陣」二期早已說過，那是一些俗人，或者，所謂「家底專業」。所謂「一在西洋，早已有了詩，這誠然是不錯，著者如荷馬的史詩，便與此類比，一致之故。即詩就一直從這沒有間隔，在西洋的文學史及其他著作上，我們便常常可以看見詩人所談詩作的史實或逸聞，而且在更後一點，則詩便也同音樂與歌唱一樣，發展成了一個人，歌者，則「家底專業」，這些俗人，即詩家之期滿得好不好，那是應聽聽的與詩者之修養的另

一問題，不必多說，我們只須問問西洋有過的東西，我們可不可以有？不可以移植？西洋那些俗人，歌者，即詩家，如果與中國一樣，不啻於西洋的士大夫之林，我們爲了抗戰，爲了詩歌大衆化的關係，又可不可以將其學習，轉製，或使之從新發展的問題？而不是一西洋早已有了「我們便可以「不有」，或竟「不必有」的問題。

「重陣」二期早已說過，那是一些俗人，或者，所謂「家底專業」。所謂「一在西洋，早已有了詩，這誠然是不錯，著者如荷馬的史詩，便與此類比，一致之故。即詩就一直從這沒有間隔，在西洋的文學史及其他著作上，我們便常常可以看見詩人所談詩作的史實或逸聞，而且在更後一點，則詩便也同音樂與歌唱一樣，發展成了一個人，歌者，則「家底專業」，這些俗人，即詩家之期滿得好不好，那是應聽聽的與詩者之修養的另

有年所決無所動！我們將其轉過身  
力圖團聚的！」

指教之後，悠然而逝，這還是好  
的；但偶爾忙忙嗎？靠不住。

如孔家人尙不灰心，仍將沈重  
的木梯抗着，幸而時命老人索來，接  
予一把，這下老人便成了先進者。先  
地大，一厥伏俯地上，衣袋裏腳石，一  
般有經驗的人，都顯得其聰明的奔  
了回來，踏者先進者，這往上爬。先  
後者幾於努力撐起，到底後來居上，  
這是不不可的成例，腳石終歸是熱  
腳石。

我想：天地間（尤其在於我們這個  
制度內）眾人多些，聰明人少些大家  
把這情一弄，都那直直的走去，而  
不必一定繞圈子，這或許可以創出  
一個柏拉圖的理想國來。

我此次到了樂山，一想到這裏說  
應的前後，不禁頗有枉尺直吋之感。  
同時又甚恨我們先民，竟於三千年前  
，便說出了如此兩句經驗之談：「雖  
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時勢。」

聰明人過多，不是國家之福，汪  
精衛不必說了，而最可憐的乃是陶希  
聖，「乘勢」多年，不料一腳踏上了  
黃船！

正爭取最後勝利，建設幸福的新中國，就非當切地需要這些大眾全體動  
員起來。要他們個個都自覺地成爲強的戰士，用文學去啓發他們是必要的。  
。從語文上說來，最和他們的生活，習慣，發生密切關係的是方言，他們  
聽起來容易懂，容易發生實感和興味，這是自明的事。所以要使文藝大眾  
化，除了內容是健康的現實的外，而工具則非使用方言不可。這纔，他們  
才容易接受，而且也漸漸引導他們使用起來，創造大眾自己嶄新的文藝。  
這是一。

其次，提倡使用方言，並不是取消普通話，相反的，倒是豐富普通  
話。其實也是各地方言，藉了交通的關係，磨掉些不能通用的語言，而通  
用的便互相融合起來，以漸漸形成的。這是一種進步。但是我們現有的普  
通話——白話——還是屬於少數人的，百分之八十的方言還不能懂。你不  
信，到鄉下去試試看。如果要使他們接近於普通話，而且也能用普通話，  
就具有提倡方言文學。作爲橋樑，漸漸把他們引渡過來。而且「方言土語  
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諺語」，用起來很有意思的，恰  
如文章的用古典，那也覺得頗深。各處各鄉的方言，將語和詞彙，  
更加提煉，使它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牠可  
以做得比應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曾  
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  
多動物，就因爲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適應，只好滅亡  
。——然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驚慌，大意，是有文  
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爲文學做犧牲，要不然，牠的價值爲了保存漢  
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這豈是賢道不兩樣。所以，我想，  
啓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逐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  
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衆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衆化」。  
這，魯迅先生在他的「門外談」第九裏所談的話，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那雖是爲漢字拉了化說的話，但對於方言文學也是重要的啓示。由此看

### 一個新環境的展望

××兄轉請委會辭見！

我到××不覺已經有兩週之久了  
。這裏所給我的印象，自始至終都是  
一個「痛快」。講義可以印了，「四  
書」，「五經」，「經史百家雜抄」  
之類的法寶可以翻起來了。因爲經過  
了六千餘里的跋涉（至少有三千多里  
是雷聲步行的！）生活之後，這一對  
青年受了教訓了。在泰安經過日本帝  
國主義者的轟炸下，在沿途，經過河  
南，湖北，陝西等省的邊區，從窮鄉  
貧苦荒涼的中國農村中，殫將近三千  
人左右的青年，不備飽了凍餓風霜  
，而且還使他們開眼晴去看見了一  
切，懂得了一切，  
一切中國從封建思想出發的古與東  
的欺騙和無用。他們需要科學，需要  
人類的愛，以及需要徹底的認識前  
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等。  
但總而言之，這裏的一切都是  
全的與成都異趣的。學生們是赤腳  
鞋，制衣破爛，然而身體和精神都  
壯健活潑。教師見了學生全都喜  
開，學生們來找「老師」指導或請求  
幫助工作，沒有一個先生是皺眉頭  
答應的。學校裏有的是籃報，校外大

舊說新語 蕭曼若

關於第三種人

許久不見，也不曉得第三種人這名詞了。最近在其報的一篇「香港通訊」里，又重會了這幾個頗有思想的中國字。那是在告訴我們：第三種人的杜衡先生最近在香港如何如何的事。據說，杜衡先生現在突然（？）變成汪精衛閣下的一位文士了。...

來，提倡方言文學，是使大衆接近新文學，也是接近普通話的橋梁，而且是豐富文學，豐富普通話的橋梁。

第三，方言裏邊有些多少帶對封建的毒素是不錯的。但其中也有許多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意味深長」的「煉話」。問題是在作者如何批判的運用。至於如何批判呢，這是作者應該具有新的觀點問題，這不必深論了。

以上三點，就是關於方言文學的梗概。而實際上，方言文學在今天抗戰的需要，也確實正在成長着。譬如「四川旅外抗敵劇隊」的四川話劇，和「省立戲劇學校」演出過的四川話劇，完全是他們從實踐中感到大家的需要而改定這方面的事實證明着。四川話劇，無論在農村在都市都獲得極廣的觀衆，和普通話比較起來，所得到的成績，有天淵之別了。這是極廣的事實。至於以方言寫的小說，遠的不說，就以去年在成都出版的，如「學生文藝」上的「新境」和「殺人夜」，「五月」上的「樟筆坡」，「文藝後防」上的「沒落」等篇看來（這還是隨便舉例的），雖然在技術上還不十分純熟，但因為裏邊用着許多恰當的方言，使作品增色不少，讀起來頗有清新之感，因而也爲一般識字的讀者所喜歡，這，對文學，對大家，無異地都是一種進步。自然，戲劇是容易走進大衆的，小說之類恐怕一時還比較難。但這還是如始，我們不能因爲一時的難便根本說它要不得。而且，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方言文學是解決文藝大衆化的基本問題，但更使它廣泛的到大衆中，那就同時需要教育上的啓蒙問題根本解決。我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在陝甘寧邊區因爲普及了識字教育，那裏的方言詩歌的詩已經很盛行了。現在四川兩大都市：重慶和成都，也都已在推行戰時民衆教育，這就是爲方言文學造成了新的條件，我們文藝工作者對於方言文學的創造不應再淡漠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

街也貼了一些。有的是救亡歌，有時還可以聽見夜間學生們在一燭熒熒的燈光之下背誦劇詞。

至於校舍，那更玄妙極了。「三聖宮」的大殿，便是教職員的宿舍，兩廊下用鐵篋隔起來便是各級學生的講堂，前面戲台上便是全校的辦公室。校長雖極微做有點發胖，然而並無官氣，你同他談到於學生利益有關的事情，他不會搖頭，也不會說「總呢？」他會一邊聽一邊在思考般的說，「幹，咱們就幹罷。」在重慶我只有兩個感覺，即是學生不怕校長或先生，先生也一點不怕他們。在街上和校內遇見，大家都彬彬有禮的微笑着點頭，然而這又不是出於強迫和虛偽，因爲這裏是先生和學生的關係，或家長對於子弟的關係，而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式的教育！

在學生的「試作」中，我們時常可以碰見這樣的句子，「想家嗎？是的，我有點想。然而不，我不想了。不，有國那有家呢？」於報中，我們也可以時常見着很冷靜的分析國際局勢的文章。雖說是冷靜的然而却并不悲觀，因爲他們雖不存着侥幸心理，但也決不贊成「唯武器論」，或「機械唯物論」。這裏有位教公民的先生，他與我正同屋子住着，他每週都將國際局勢分析給學生聽。但我相信他一定分析得不會錯誤，因爲他是用功的，每天都是靜靜的坐在桌子面前讀書，到睡來便於油燈之邊再加上一

然而汪精衛先生確乎不是第三種人，誰也知道的，怎麼第三種人的社會先生，今天却居然也會跟着汪先生的勾子（四川話：屁股也）跑？依理，當此中日大戰之時，所謂第三種人者，應該不屬於這一類的中國，也不屬於那一類的日本，而各自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就譬如香港吧，自由由地生活下去才是，然而杜衡先生計不出此，汪先生的和平聲浪一經泛濫到了那舉起眼就可以看見對面的烽火和先鋒則滿臉火坑的政治舞台上的英雄，齊聲高唱和平之歌了。

第三種人也是時代的進步，自由的第三種人也於是轉動了，必須跟着非第三種人的汪精衛先生走了麼？倘使這樣想，似乎又是一種不敬，因為第三種人那能那麼軟弱的軟骨頭，隨便轉動？他則原來正是第三種人的本相，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及其定狗的本相大！

第三種人宣傳「自由」，說不屬於任何那一方面，不過是自欺欺人，實際上非屬於那一方面不可的，因為「自由」上雖彷彿也有不肥不瘦的人，但仔細一較量起來，他不屬於瘦，即屬於肥，不屬於肥，即屬於瘦，從這有絕對雖然於肥瘦之外的第三種人，實已說自己是自由的第三種人，揮着「一面鏡子好忠實地服務於他所屬的」這面了，而且到了某個時候，這那「鏡子」也必然由他自己來抓破，杜衡先生即是一個好例子。

從這一點，我們又更正確地得到了一個結論：什麼東西終歸是什麼東西，無論孫猴兒怎麼變的，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

第三種人云乎哉！  
四月末於成都

## 不朽者

英國霍思曼  
周煦良譯

每當我睡轉和長先重進，  
或者在夜間睡下來入夢，  
總聽見我夢面骨頭嗚嗚：  
「又過了一天，又過了一天！  
「這感覺的蛻殼時時脫却，  
這灰揚的思想時時降落，  
幾時才顯出枯槁人樣子，  
把那靈的人肉的人齊殺死？  
「這發言的舌頭，這叫露的肺，  
這個人極端的許許多多氣力，  
這腦子，給腦壳裝滿核算，  
還有它營養的一窩蜂夢幻  
「這些今日飄蕩着大霧，  
作弄着成團於朝夕之間，  
垂死的靈魂和垂死的肉，  
突然控制着不朽的骨頭。  
「要解清魂與黃昏俱去，  
緩緩降臨那長夜浩浩，  
才輪到最後一次的誕生，  
微熱，暖成，與厚土同春。  
「東去的行人，西去的旅客，  
知否你為什麼永不能寧息！  
那由於每個父母生的人  
懷一付白骨在隱隱作痛。  
「下罷，轉上你黃土的前塵，  
把萬載榮華揚揚天日，  
清長乃全然無別於夜黑。  
「從此卸下你苦惱的雙肩，  
不再怕酷熱的夏日炎炎，  
也畏懼隆冬風雪，  
你今再沒有個嬰兒要生出。  
「空去那幾物，棄置的衣裳，  
惟我們用你者能獲得久長，  
「又過了一天，又過了一天！  
我裏面骨頭這般地嗚嗚。  
今天我所以仍然是主兒，  
這些俾僕們還聽我的話，  
肉體和魂靈一朝還健好，  
將會把他們押着一路跑，  
直到這感覺的火線燒殘，  
這思維的煙雲一古腦吹散  
留下堅牢的白骨一堆  
獨自兒席守着終古長夜。

支洋燭。不過說起來也很可笑，只消有一閉上眼休息的功夫，他也會將洋燭吹滅，為的是洋燭價格是那樣的昂貴，而他又因為近視非此不能看書呢。而且在學生的一試作「裏，也修有不少的於藝術之作，不過在紙末體操的附言總是時常有的，一老師，請給我剛改，命題。我文章作得不好，是甚麼也不懂呢。一看，這個青年人，若果當面在老師的面前，一定會微笑而且臉紅的，為的是他們多血，健康，而且謙恭，不敢自以為是。

一出「三聖宮」，走不上數十步便是「××公園」。自然，公園也自有牠固有的姿態的，少不了的是空地，球場，喬木，水池，花草草草，和樹枝上的點點鳥鴉。而且這段區域內又是何等樣的一種奇異的採和呢！

公園，圖書館，文廟，（這裏就住得不少，我們的學生，我們叫牠為分院。）縣公署，和監獄。這完完全全為一種光明和黑暗，自由和狹隘的對比和雜糅。有時我也在想，讓監獄遷了出去罷，因為這裏實在太不講和了，然而圖書館却又給我們種種方便，為了公園和附院，都不能不使我開嘆到牢獄的氣息。聽說那裏面就睡得有三百人左右的囚犯有的被抓了來一關便是三年五年，既不查問，也不開釋，一直到瘦獄中，還不知道自己身犯何條，官是何條。

不過地方上之對於學校，那實在太好了，除了無知的小販們偶爾敲敲小竹槓外，無說任何方面，我們都能得着地方人士的助力，自然，這固是地方上的賢明者，需要將本地的文化提高，讓這裏得有個中級學校，以好

# 「奴隸文學和奴才文學」

蕭軍

此文係四月八日在成都青年會的演講稿。此次演講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主辦。原稿係一編領後由作者整理成文。原詞句間稍有增刪，原意和順序均屬照舊的。

## 一、奴隸和奴才是怎樣形成的？

第一，我們要先說一說奴隸和奴才是怎樣形成的——不外政治上的掠奪和經濟上的剝削——因為人類自從有了掠奪那一天起，也就開始了戰爭，因為掠奪的人要憑仗自己的武力掠奪別人的東西，那麼被掠奪的人如果甘心讓出，也倒風平浪靜了。其實，天地間絕沒有這樣的事，於是抵抗掠奪的戰爭也就開始了。我們當前的抗戰，就應該屬於這一類。那時候，不獨一方面戰敗了，那麼這被戰敗的一方，不獨所有的財物土產屬於戰勝者，就是這戰敗者一方的人民，也要被戰勝者所有（注意，這不能按照戰勝方面人民一樣看待的）這也就是奴隸和奴才形成的根源。至於經濟剝削而陷於「有其名無其名」的大量奴隸底形成，這是有資本主義制度以後的事了。——從前奴隸是「有其名也有其名」的。

## 二、什麼樣的人算是奴隸？

奴隸和奴才他們形成的原因雖然是一樣的，不過因為發展的方向不同，於是也就有了區別。今天我們所講的是文學上的問題，就舉幾個文學上的例子。

我們看京戲，不是一齣叫「打漁殺家」的嗎？其中的角色是個老頭子和一個土豪劣紳的「打手」鬥爭的故事。打魚的老頭名叫蕭恩，帶着一個無娘的女兒就以打魚為生。這打魚的地方本是一「國家」的，可是當地一個土豪非要把稅不可，蕭恩起初知道他們底勢力，也就按期繳付了。後來因為「天旱水乾，魚不上網」，無力再繳納稅銀，但蕭恩再過幾天補繳，

## ——作五附記

可是這土豪不依，於是就派了「打手」來領拿蕭恩到官裏去，這時正衙門也開門了。結果「打手」們被蕭恩打跑，這老頭也還相持那時候的「法律」是「公平」的，於是就要上堂「告他一狀」。結果，不獨公平未得到，反挨了縣官的四十大板，打得皮開血淋。這是奴隸的一例。

西遊記上的孫悟空也應該算個奴隸了。他本來並不想跟隨唐僧去取經，所謂「從事文化事業」。不過因為自己反叛過天帝，打敗了，被壓在五行山下，覺得太不舒服，於是只好跟着唐僧走一走。其實大概他也不想見「如來」更不想成佛的。不過，這奴隸的條件太酷了，雖然孫悟空幾千辛萬苦把唐僧他們從死裏救活出來，可是偏遇着昏庸無知而權利意識又非常發達的這和尚主子，再加上「善賢疾能」的豬八戒之流一幫囚徒，於是孫子就不被理解。只要他稍稍一反抗或一辯駁，於是豬八戒，在旁就說話了：

「師父，快念『那話』呀！」所謂「那話」就是「緊箍咒」，也就是猴子和主人之間所訂的「奴隸契約」。為了抵抗不了那頭疼，也只好伏首貼耳，為主子服務。這真應該交代一句，孫子的心永遠是不甘願的這就所謂「奴隸的心」！

以上是書裏的古人的例，再看一看現在：

(一) 在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下的工農大眾。

(二) 在殖民地和中殖民地人民。

這和被打屁股的蕭恩，被用「緊箍咒」鎖起來的孫悟空，在奴隸的本質上是一樣的。不過，這時候所

自己子弟上學，而一方面也還是由於北方朋友對人之誠懇懇，相處有方，但是重要的原因，更出於人類普遍的同情心。是的，有誰不為之驚心動魄呢？敵人的炮火，飛機，炸彈下所逃出來的「青年」，雖然身體前壯，然而年齡却還是那樣的稚弱，他們一步一腳的，從那隱步行，到這裏來，幾千里路連部都不假世車，要只一箱到法西斯帝國主義者的殘暴，以及我們的命運隨時都可以變成相同，那就確實的已經在修我們全中華的民衆連台在一起了。

此外，一說到這無安穩的小城郊外的風景，那實在美麗極了。到處都是河流，到處都是起伏不絕的小丘陵，到處都是黃土層肥沃的田畝。此刻麥穗正飽滿的低着頭，豌豆開着紫色或白色的花，露露的根根之處長滿了茁壯的莢。登高一望，遍山遍野的都有青之色，中間還夾雜着一塊塊的水田，在那裏如鏡子般的發亮。只消一到晚飯後，那便是我同廣田見景最遠自得的時候了，我們每天每天的新景色，每天每天的新景色，有時我們曾因為看見一架比屋宇還高的風車而佇立一陣，有時又會因為一道長長的木橋而覺得「臨淵羨魚」。不過這裏有一點，即是我們決不會因為看見這些，便想到農家之業這這幻想來的。相反的，我們常常因為風景的美，而想到日日居住在風景之中的人們，其實比我們還更辛苦，還要更加數千百倍的遭人剝削，而至於苦勞之日，不得一飽，是的，我們此刻這一般從事寫作的人需要甚麼呢？我們需要「現實」需要「不再再戰上詩人般浪漫的假象」，更需要從其中去產生真正「寫實」的作品。

我們除去了在山山水水，悠悠的曠野長空「其詩」，「宋詞」之外，也不見有其他藝術的，我們怕的就是廣田兄在開歌之間，用手杖去打著水，低聲的唱起，「誰使我們流淚，誰使我們逃亡，誰使我們國土淪喪，誰使我們民族滅亡」的歌聲。自然，不

用的工具不是回丁——大炮和經濟，而不再是竹板和本報。

### 三、什麼人算是奴才？

「打魚殺家」裏的「打手」們是奴才，「西遊記」裏的豬八戒是奴才。奴才唯一的作用就是聽候他主子出外遊玩或出外辦事，而他們的任務却是幫助主子壓迫奴才反抗，壓迫奴才走上「人」的地位。

墨爾尼，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軍閥，以及凡為資本家服務以破壞奴才走上「人」地位為唯一任務的東門們，就是奴才！無論他是怎樣裝模作樣，但奴才還是奴才的。法西斯所稱為資本家的「狗」這早就有人說過了。

在我們中國現在，正是從自由奴才的地位走上「人」的地位的戰爭的時候，如果還有那樣直接間接的各方面用奴才的思想，奴才的手段，來阻礙我們的奮鬥，這就是我們敵人的「奴才」！無論他是坐汽車，乘列車，在野……怎樣裝模作樣，那該是奴才也還是奴才！我們是不該以弟兄看待他的。

### 四、由奴才地位為奴才的例

這裏不必舉其他的例子，而就我們眼前的幾個「活人」說一說也就够了。那是誰呢？我想不說誰也可以想到，如：

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會仲鳴……諸公，確是由奴才的地位，升高了一步，變成了奴才的地位！如他們再回頭一看他們這些奴才的弟兄，一定要有一「天堂地獄」之感吧？不過，雖然名稱上已經變了，而層次却並不同的。因為日本法西斯軍閥已經是他們資本家的奴才，而汪氏諸公又做了「奴才的奴才」，這也就是「打魚殺家」中潘恩所罵的那句「以下奴」的身份。

### 五、文學的本質和目的

「奴才和奴才」只是說了這半天，現在應該說文學了。那就是說：文學是什麼，它有什麼用？

文學的本質，表達感情，思想，意志的一種工具。文學的目的——使這表達出來的感情，思想，意志，得到共感，共鳴以達到組織這感情，思想，意志，以成一種行動，獲得共同的一種希望。這中間也就有了戰鬥。

六、奴才文學和奴才文學的形成  
前面說過，文學既是一種工具，比方桌子上這隻茶杯，誰要用，那麼就舉獲得它，使用它。有時候它可以使用的目的不相同但是舉獲得和使用它來滿足自己所需要的，却無不同。比方文學這工具，奴才用它，那是舉把自己或本階級本民族本國家……的奴才怨怒，奴才地位悲慘的情況，奴才要求解放的思想，和實道這解放的意志表達出來，以獲得自己同命運或同情這奴才解放的人們共鳴共感，於是也由此產生一種行動，由行動而進行決勝的鬥爭。這就是奴才文學的特質。

奴才文學和這目的就正相反了，奴才文學的本質，就是利用文學這工具，怎樣進行腐敗，壓迫，歪曲……奴才們反抗的思想和行動，奴才們痛苦的情緒和英勇戰鬥的精神！唯一目的是怎樣鞏固他主子的權勢，財產和地位。這同時當然也就鞏固他自己的奴才的地位，財產和地位，也就是保證他自己由小奴才的地位到大奴才的地位，而向小主子的殿堂上去的工具。

有力財的奴才，那就在自己的力氣替主子服務，如「打魚殺家」中的「打手」和墨爾尼，希特勒，以及日本法西斯軍法之流這所謂「武奴才」。另外一批，也就舉用自己所擅長的工具——文學——這顯該名之曰「文奴才」。

這裏再附帶說一說，也有雖身為奴才而懷着一顆奴才的心，身為奴才却懷着一顆奴才的心，這就是說，有一機會，奴才轉為奴才，奴才也可轉為奴才，如

用說我知道在這種良辰美景之中，他又顯露生情的是在想像！於是我們都沉默了，都是覺得心裏沉重，隨着是望遠處的沙灘夕陽，覺得無限感傷，再其次便是善楚，到來來，憤怒的火焰已在我們的心裏燃燒起來了，「誰使我們國土淪陷？誰使我們民族滅亡？對答案在事實上，敵人們的飛機大炮是給我們回答得清清楚楚的。而在我們自己方面呢，雖然我不會「流浪」，不會「逃亡」，然而我這一個被壓迫回來的浪子，舉凡敵人們踐踏所踏過好地方也是舉足跡所到之處，舉凡敵人們踐踏所踏過好地方也是舉足跡所到之處，對於敵人們的壓迫，和對於敵人們同胞敵人的憤恨，是不會比任何北方逃亡的朋友要低減一些的。由此，我更高興的我此刻能來到這裏，因為北方的語言，北方朋友的一切生活習慣，都對我是何等親切啊。在我自己總覺得我這一個「浪子」，在心計上永遠沒有省籍，沒有故鄉似的。不，我是個北方人，我歡喜北方的風沙和酸棗，而不歡喜南方的新區和微溫。

### 而且這裏還有一說，談我現在下面這：

——賸賸，悠久的中國。中國在現代而非現代的只夢着舊日的文明，只呼吸着舊日的文化之中，只是過着這壓迫者的生活。於是這國家裏的老百姓們，又覺手酸，喝着清茶，而同時欣賞着這個月昇後，引以為樂了。

「中國四萬萬人，悠悠有如古之長江。黃帝，文武，太宗，楊貴妃，從他們生活的時代起，中國就沒有變過……中國就是這模樣，永遠是這模樣，毫不改變。陪，陪，不是怕懼！」

這上面的兩段一半自白自語，一半和同伴開玩笑笑話，是於南京被攻陷之後，敵人的平尾一隊兵，從前報前報到組工作着的青年，所發出來

# 讀書風氣

一波

不久以前，記得有人在上海說，如今的全國人員，無不讀書，以不事無術，且對於國內外的事情，常有認識不足之感。

其實，這是一現象，不是一條的公理。人對如此，即活躍於文藝界中的所謂作家們，不也是同樣的嗎？作家們的意欲或其歷史的宿命，是要生產偉大成功的作品。但如果他只像牛奶那樣給人擠乳，而不謀多多的充其食料，則其所擠出的成品又怎樣會優良呢？又何能有其時代社會的價值呢？有人說，作家們文的解決，是多讀多看。我想，就是今日看來，也還是覺得這話的對的。

讀書，並不是書呆子們的事，更不該於學校或學院之內。我們業已離開學校，乃至畢業過大學了，那時時地，都應讀書。比如，就說「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們都應在「工作」和「工作外」去努力讀書不可。這讀書的讀書，可以名之為「自我教育」。

所可惜者，在今日那些脫出了學校時代的人們，大多與書本絕了緣，甚至沒有連帳本也不看者。不消說，此等只顧個人的事，而其在社會問題上的問題，如「文盲」之類，不必說了，而說其為現代國民應有的常識一點說，這不也是可憐的嗎？

因此，我認，如何培養國民讀書風氣，確係眼前所急。而作為文化人或所謂作家的我們，尤須特別注意於此。

文學是精神之流，就是屬於後者很好的。我們現在這裏的談話，是談文學。

文學和奴才的區分，以及兩方面對於文學這工具使用的目的，已經大致分別過了，這裏雖然決定在歷史的現階段，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

我們是半殖民地封建殘餘勢力所支配的國家，這便我們有了雙重奴才資格。我們需要的也就是雙重的奴才文學。在我們面前也存在着雙重的非戰鬥就不能通過的障礙：一個是法國領事的奴才文學；一個則是宣傳復古的利用封建的內容和形式，來阻礙新的奴才文學發展底道路的奴才文學。我們不願從他所應有的奴才後備，鮮明地把它剝出來，而且更要消滅或轉化了它，因為無論什麼奴才性的文學，對於我們抗壓全是一種毒害！對於敵人全是一種軍隊！

我們不願無條件地要這些奴才文學以及奴才傾向的文學以「擁護」奴才文學的奴才們戰鬥，同時對於我們的殘廢，消沉，頹廢，怠惰，粗鄙……以及一些足以妨礙執行這戰鬥的傾向和缺點，更應該毫不吝惜地要磨滅——惟有這樣才能說到戰鬥，惟有這樣才能說到勝利和未來的光明！惟有這樣，才能夠使奴才和奴才這可惡的歷史階段，而後才能有真正的一人「文學」產生。惟有這樣也才能說得「不甘願作奴才的奴才」。

八、總結

我們不願需要奴才文學，而且需要積極的戰鬥的奴才文學。不具備這條件的，那奴才奴才文學。也就是一：不努力抗壓就等於萬劫一復。

的感。應。應。朋友，這就是我「內在」的敵人，如果我們國土淪喪，我們民族滅亡，這個內在的敵人；我則從古至今的「封建勢力」都不能不負其全責。因為有到牠，「中國就永久是這模樣」，「只夢想昔日日文明只呼吸於舊日的文化中」，「而引起敵人對中國的「逼不足惜」！不錯，這不啻是我們藥石，更不啻將一擊耳光，一口唾沫，重重的打在一股只為私人利益，而夢想舊日的復古，夢想借用封建勢力來制青年們前進的狗狗們的臉上！

感。感。感。現在我問問諸位的生活情形，在經濟方面，最近可說有人來？這子見是否將要窮了？這些都是我十分關心的。所可惜的，便是我自己暫時已無機會再來參加討論會和總會，再來同諸位聚一餐，談笑一室罷了。不過也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這裏是訓練信站，與總會和成分會都是息息相關的。而且我已同諸位約好了，我們至少每星期有兩文會來，以供編委諸兄「選擇」。這次是我的通情，下次就是廣田兄的了。

這裏，除向全體會友請見親臨之外，我更還不忘記要將一千遍最惡毒最辛辣，最憤憤的詛咒，用來加在一般食人而肥，妄想用復古思想，惡劣的腐化勢力，以達了上以取悅上司，下以迎合封建社會，中更用「四書」，「五經」，「古文觀止」，「歷史百家雜」之類的東西來腐爛一般無知青年的狗狗們的身上。是的，我在夢中也忘不了這些其無升官發財的狗狗們加以千百萬遍的詛咒！此祝

第期一九三九，四，廿六，

